

景耀六年冬，魏将邓艾来攻。诸葛瞻自请督军拒敌。

皇帝刘禅看着朝堂中央下拜的身影，突然觉得十分疲惫。他觉得自己从来拦不住任何人，也改变不了任何事。至始至终他都像一个旁观者，在无力地看着他人演一出大戏。

他清楚明白地看见诸葛瞻身上也燃烧着同样的火焰，就像许多年前他的父亲诸葛亮那样。

要小心，别被那火焰烧尽了。刘禅本想这么讲，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。

后来诸葛瞻大败于绵竹，三十七岁的年轻生命就这么连同着大汉的最后一丝余光燃尽了。

刘禅也终于想明白了，这天命最终证明了他是对的，汉室不过是已倾之大厦，只剩断壁残垣，兴复之望不过就是一场幻梦。更何况天道变易，世事无常，夏之有商，商之有周，秦后有汉，汉之后也指不定还有多少次朝代更替。只有最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才会逆天道而为之，而这些人因此失去了生命。

刘禅觉得这一切都可笑极了，他演了半生的戏，假装自己相信着一个明知不会实现的梦。终于到此刻不必再演了。但他同时又觉得心中空落极了，他想起来诸葛瞻朝堂上与故丞相仿佛重叠的身影，想起诸葛瞻加冠之时眉宇间的少年英气，想起来诸葛瞻幼时曾无数次与他伴读于灯前，想起来相父诸葛亮于朝堂上一字一句地念那字字泣血的出师表文，想起来白帝春夜时空空落落的成都皇宫，想起来父亲曾总是牵着丞相的手于池边观鱼，想起来建安十二年，随着婴孩的呱呱坠地，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决定同他的主君出山。

大汉如同一把烈火一般燃尽了，而他刘禅则是燃到最后的那冰冷的余烬。